

非弗洛依德的梦之研究

转化之梦

石榕 著

新华出版社

非弗洛依德的梦之研究

轉化之夢

石榕 著

(京)新登字第 110 号

转化之梦

(艺海纵横丛书之十)

石 榕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合肥双墩彩印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 × 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230 千字

1985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28.60 元

ISBN7-5011-1835-3/J· 89

前言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到今天正好三十周年。

我们“老三届”够倒霉了：出生在战火纷飞和货币崩溃的日子里，父母关心时局甚于腹中或襁褓内的我们；身体要发育却赶上困难时期；刚想升学便响起上山下乡的号角。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们不由分说地背着“知识青年”的雅号；文革后人们重新追求知识，我们却拖儿带女，要靠简单劳动来养家糊口；今天子女正需要有人在考场外助一臂之力，又轮到我们因没学过专业知识而下岗。

我们中间的幸运儿或者考取了文凭，或者得到了官职，于是哲人们就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古话来勉励我们，并告诫我们要正确对待，无怨无悔。我们反正没学问，且听他教训就是。

其实我们并不想怨什么，悔什么，往事如烟，只使我们感到淡淡的惆怅和无奈。不过有时也真想说两句，好让埋怨我们无一技之长的子女对我们有所理解，还有就是——唉，让我们的后辈别再碰上这些倒霉事。

内容简介

人人都希望客观世界按自己的心愿转化，在梦境中亦然，所以就有了千奇百怪的梦。

基于共同的人生追求，下乡的女知青和当地的青年订了终身之约，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差异又使得他们几次互相误解，终于导致不愉快的结局。最后女主人公及其一家是获得了公正的待遇，不过总还令人觉得美中不足。

性的潜意识未必是解释每个人作梦机制的万能钥匙，弗洛伊德氏的科学结论大可商榷。

关于《转化之梦》的梦呓（代序）

柯文辉

人在痛苦的处境中希望身在梦里，在美梦中希望一切是真。真与梦之间的转化并不由人的意志去选择。

梦补充了现实，满足了幻想。

人们在梦中表达自己的渴望时，比醒时更自由、更大胆，甚至超越了精神和物质条件。舍弃了过程而直奔目的，梦中人不觉荒诞，无逻辑可言，依然折射心态和世态。

梦，有时也势利，让欢乐者更欢乐，不幸者更不幸。

做梦，离不开阅历，至少要受间接阅历的暗示。

石榕的长篇小说《转化之梦》，说的是荒诞年代的现实与恶梦、美梦之间的轮回转化。作者饱经“知青”年代的坎坷与不幸，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所感，是艺术化了的纪实小说。作者用冷峻深沉而又犀利的笔触，生动细腻地叙述了女知青杨淑娴与被遣返回乡改造的“右派分子”寿富，在荒诞的现实中想实现立场、思想、感情“转化”的撼人心魂的悲剧故事。小说警示人们，在疯狂的政治扭曲了一切的年代，欲讨回人性尊严的努力只能为人性再添悲歌！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善良弱小的生命，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他们可悲可叹的命运，是被一种魔法在幕后一次次操纵着的。他们是在屈辱、扭曲、真诚、盲从与良知内疚各类感情矛盾的漩涡中挣扎，全心全意投入而浑然不知所以的状态下认真演绎着悲剧时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时代悲剧。

对于健忘的同胞来说，这些已是遥远迷茫的梦了，在青少年中更是“天方夜谭”般的梦呓。有句已不时髦的格言：忘记过去

就意味着背叛。然而，老祖父的开花破棉袄已非忆苦思甜的万能灵药，扔掉是被叛还是进步？我自己也不明白。

石榕是一个勤奋读书，认真做学问的人。生活的磨砺和启迪，使他为人宽厚、谦恭，有意识地远避世俗的虚荣和浮躁。他把自己比作一株在石缝中扎根、终于战胜黑岩的夹击和摧残顽强活下来的榕树。以激励自己去奋斗去拼搏，并坚持用“石榕”当作文学创作的笔名。

《转化之梦》是石榕的长篇处女作。书中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现实与梦幻的推拉叠印，精神桎梏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人性的呐喊与政治斗争的摧残……淋漓尽致地再现了“知青”年代独特的生活画卷。主人公杨淑娴、寿富、阿菊婆、杨振鹏夫妇等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展现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山村一隅活灵活现的人物长廊。全书结构严谨，一气呵成，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丝丝入扣，特别是通篇那种生动流畅、容量丰富的文学语言，真实感人、意蕴深刻的艺术细节以及闽南山区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使我如身临其境，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书中那些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我的心灵。

这并不是说这部小说就很完美。绝对完美的小说亦不多见。知青题材的小说我也读过几本（包括曾走红一时的《血色黄昏》），但总感到没有读《转化之梦》那么深邃、那么真实可信、那么让我叹服。如果说这部小说在剪裁、调整或者想象力等诸方面还有某些局限的话，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作者利用业余时间辛苦地耕耘，默默地写作，先后五易其稿，渐有突破并逐步走向成熟，这种潜力的不断升华，正是他期望达到的相对峰巅。相信他九死无悔，忠于事实，跳开当事者一代的近视，用人类目光历史地看待这一漫长的瞬间，比同辈们多走半步，写出更博大空灵的纪实作品，报答吾土吾民。

当然纪实也是难事，我们认识的角度未必正确，传闻或有出入，

接触到的真实很有限，但庆幸的是，仅仅报纸广播的话为真，眼见耳闻的事物写下来皆为不真实的浩劫时代已过去 20 多年，书刊媒体中真实的血液比当年要浓得多，假大空的危害虽未绝迹，市场已被大大压缩了。

发财大梦谁先觉？社会财富有限，欲海无边。少劳甚至打电话而发财的睁眼梦变真，要有特定的温床。我多次想劝作者掷笔从商，但人人下海即是大陆。眼看他磨笔而忍受穷苦，未必磨得出多少美梦；又怕他辜负时空的苦心栽培，失去百年难遇的做梦权与说梦权，丢掉透视梦的 X 光镜——理性，矛盾之至！说明我是不知梦趣的大俗人，没有评梦权。

“硬着头皮耕耘吧！耕，未必收获；获，未必耕耘。”这话好像我的笔所写，至少后边是从前哲那里抄来的，实在没有高招教作者，要有会留给自己使用，拙文也就不会这样浅陋干瘪，只好打住。否则我把一位老实好友推入签证过期的旧梦国，新梦国又无门而入的尴尬境地，于心何忍何安？

这部书的出版曾得到老作家孟青禾兄的关怀、鼓励和帮助。孟先生对作者敏锐的文学感觉和在本书里所表现出来的厚实语言功力评价甚高。期望他坚持笔耕，实现龙变蝉蜕的飞跃。孟兄在电话里对我说，“这部小说写得比较成熟。”他说，作者石榕听到一句对作品的好评，都感到不安，甚至连真名都不愿使用，怕受浮名之误，他每次来信都用电脑打得工整干净，语言中流露出十分的虚心和自谦。他说，“石榕是一株好树苗，中国需要扎扎实实的乔木！”可谓语重心长！我们希望《转化之梦》问世后，我们会读到他更多的好作品。

1999 年 5 月 15 日

注：柯文辉，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爱之弦》、《司马迁》、《艺术大师刘海粟》等四百余万字。

咸采县是东南丘陵的典型。县城周围的冲积平原顺着清水江伸展到毗邻的晋安县海边，而沿江上溯四十里有海拔千米的大尖山，险峻而且易守难攻，山中的蜈蚣坪曾为著匪巢穴。大尖山北面是以崇山峻岭闻名的山靖县，昔日山靖的官员上任时都从晋安乘船到咸采县城，再骑马到枫田，换坐轻竹轿翻越蜈蚣坪进入县境。交通的不便使本县保留着千百年来的闭塞与落后，但二十世纪的海风到底吹来了进步和时髦，使得县里随处都能见到现代的众生相。

县城被清水江剖成两半，商店和集市都在江畔，这边白天人声嘈杂，夜里江水喧哗。县革委会离江很远，显得肃静而庄严。知青办座落在小山坡上，要进去须走过三段石阶。尽管天气晴好，但两旁常青的荔枝、芒果和玉兰树把台阶遮得不透阳光，走在上面总感到寒气逼人。

革委会前面是新华南街，街上只有教堂、文庙和几间小店铺。教堂早就变成食杂仓库，文庙先是作供销社，以后用来存放化肥。文革初学生找县领导的茬，县委便主动带领人民大破四旧，两派群众联合起来拆掉文庙的牌坊，拿那些石料铺成这三段台阶。从文庙到公路还有两百来米，分布着几处露天厕所。那都是些二三十平方米的大粪池，在一个角上搁两条长石板，再围一圈矮墙，人蹲在里边还能露出上半身，和蹲在街对面另一个厕所里的熟人面

对面地聊天。公路两旁除了粪池，就是寸草不生的红土坡，只有革委会前长着小片草木。青草已经枯黄，榕树的叶子和气根都蒙着一层尘土，看起来垂头丧气，像是衣裳褴褛的安徽灾民。公路那边传来满载甘蔗的拖拉机沉重的喘息声，仿佛在抱怨冬天拖得太久。偶尔从远处糖厂飘来一阵阵熬蔗汁的香味，似乎在提醒大家是正过着幸福的甜日子。

路人行色匆匆，谁也没注意到有人在台阶前徘徊了半天。

她浑身农民打扮，不过仍看得出是下乡青年：匀称的面孔和山里人一样白皙，直挺挺的细腰则显然是城里的胚子，那张小脸既藏着稚气，又露出些许老成，教你说不准她的年龄。这双眼睛如婴儿一般黑中透蓝，大而明亮，但是不灵活，还留有戴过眼镜的呆劲；那神情既像打定主意，又若顾虑重重，使人琢磨不透。脚穿轮胎底草鞋，走路的姿势却酷似体操运动员。再看她穿的仿军装，戴的毛主席像章，剪得短短的女兵头，和背着仿军挂包的神气，你会肯定她是文革一小将。

她像在田头那样把手往裤子上擦了擦，捏紧口袋里的纸，快步走过那仿佛叫人要三思而行的三段石阶。阳光又照到她身上，使她决心更加坚定。

接待室大门紧闭，门外的板凳就算是候见处，墙上挂着主席像，两边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大字。下贴两张红纸，分别抄出地县两级革委会致下乡知青、社青及其家长的春节慰问信。她站着看了几遍，信中三春晖般的关怀和语重心长的鞭策竟未带给她温暖与鼓励，她甚至没看明白信的内容，因为一心都在考虑她的话要怎么开头。她感到冷，越来越冷，正想转回去，接待室的门打开了，原来门是为挡风才关上，里面并无上访者。大概是因为天太冷——哦，不，明天就是除夕，知青大都回城去了。

值班的是杨副主任，她放下手中的菜篮子，将来客让入屋内。知青都说杨大姐是个大好人，遇到她就是好兆头。大姐一听是要告状，稍微皱皱眉，记下姓名和插队地点，又问：“你是三届生吗？”

她说完，大姐寻思了一阵，说：“这么说你是属于社会青年，社青可以直接找公安机关。”

大姐心平气和，她却恼了，愤愤地说：“难道社青就没人管！又不是敌我矛盾，去找专政机关干吗？没人管，我就上北京找毛主席！”

大姐并没提遣送户、四类子女之类，只是镇静地看着她。她开始后悔了。她耽误杨大姐办年货，可人家还那么耐心，她凭什么发火？抬眼看到满墙的图表、数字和小红旗，她更深感自己的卑微与渺小。

知青遇到想不开的事就爱说要上北京，说“主席亲自接见过我们”。她明知这个“我们”并没有包括她，但她虽然是社青，对主席的感情可绝不比知青少，她比谁都更想念他老人家！然而这里有人能理解她吗？再说，讲“想去”还可以，讲“要去”，那不是白日作梦吗？

“我怎么竟瞎说起来呢？”她想着就低下头去。

“坐下来谈吧，这么冷的天，到底是咋回事？”大姐说着去关上又被风吹开的门。

她满脸发烧，时而捋挂包的背带，时而将那绣着“为人民服务”的挂包盖子卷起来又放下。杨副主任耐心地看着，想必已习惯这类场面。她嗫嚅半天才进出话来：“我不同意和他结婚！你们评评看，这不是和流氓差不多吗？”她把口袋里捏皱了的纸递给她。

大姐匆匆看完，抬起头问：“你说的这个农民看来是有文化的，他的家庭成份是什么？”

“他家是贫农，但我后来发现不大像是。现在我还搞不太清楚。”

“怎么？连成份都没搞清就谈恋爱，你也太……看来还是三角恋爱呢，里边提到的那个华侨知青是三届生吗？”

“是六六届高三，是不是华侨我不知道，但我跟这人只是一般地相识，根本没有什么三角……村里传说的简直太可笑……他是发了神经才会去相信那种事……”她说一半又低下头。

大姐等她确实已经把话讲完了，才又问：“你写的这些，是算个人的生活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涉及政策的问题？”

“个人问题也和政治分不开，因为是思想在主导，”她很着急，怕大姐仍不肯受理。

大姐点头说：“当然，干什么事都有思想在指导。可是我看不出你写这些是啥目的？”

“我相信组织，相信党会……”她像在外头受了欺负的孩子见到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浑身颤抖，声音哽塞。

大姐微笑着打断她的话：“哎，我是问你，你究竟想要求什么？”

“要求？……”她愣住，想了一阵才说，“他要作深刻检查！而且——我不和他结婚！”

“谁有权逼你结婚？你个人的事，自己就能决定，完全不必……”大姐没将话讲完，只盯着她的眼睛点点头，然后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那您说他写这种大字报是不是流氓行为？我只是想请组织上表个态。”

“表态？我现在只能说，任何人把这种事情写成大字报都是不妥当的。但事实究竟是怎么个情况，我们还不了解。你看你自己连他的阶级成份都说不清，我们更不能随随便便作结论。”

“事实就像我这里头写的那样，我说的全部是实话！”

“实话？实话也不行。怎么能这样主观片面，把写大字报作为孤立的事件来看待？我们不知道前因后果，不清楚他的阶级成份和一贯表现，没调查他的动机和效果，就不好乱分析。是不是流氓行为，咋能根据你的一面之词？”大姐又微微笑了笑，她平静的声调抚绥了来访者的激动，也提醒来访者注意自己讲话的时间、地点和对象。

“那请你们下来调查事实。辨明了是非，对他也是治病救人。”社青哀求道。

“调查？全县的知识青年这么多，如果每个人都拿他的个人问题，叫我们去调查，知青办今后还怎么正常工作？”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她见大姐拎起菜篮子，心里更着急。

“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你自己也说这件事情不是敌我矛盾，那么主要就是教育的问题。应该就地向领导反映，让组织上处理解决。”

“可是他们都不肯管！我要不是真走投无路，也不会来这里……”她说说着掉下了眼泪。

“走投无路？怎么会……”软心肠的大姐再次放下菜篮子，重新将那三张纸看一遍，然后温和地说，“好，你说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这材料你拿回去——要留在这里？——没这必要吧——你一定要留下来？——也行。”

一出办公楼，寒气袭来，她浑身发冷，心也冻得迷迷糊糊，回家时差点迷了路。

走公路要沿山绕圈子，行人都抄近走山路，但那样得蹬过几处水。她最后一次把冻得通红而麻木的脚趾塞进草鞋后，发现自己正站在叉口上。面前这些羊肠小道都似曾相识，不知哪条才通往她家？这路有三个岔，刚才走过三段石阶，她怎么老碰到“三”？读的是三中，又分在第三班，做工在第三纺织厂，现在是在第三生产队，到县城来要涉过三条溪，就连刚才交给杨大姐的材料都是三页。她不喜欢这个数，它从没带来过好运气。

大尖山也有三座主峰，像个笔架，又叫笔架山。从笔架上往下看，全是万丈深渊，跳下去必死无疑。跳崖就是对现实不满，现行反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应该给老人和孕妇让座。但谁敢保证老人和孕妇都是好人？她以前太傻了！现在谁会给她留座位？她除了出身以外，思想上、劳动上、生活上，哪一点不如人？但就没人肯承认她！是的，爸妈会承认，可他们自己连站的位置都没有。他说爸是坏人，他自己才是坏人！他根本没爱过她，她也不爱他。他无权要和她结婚。前面那座房子就是锯木场，她没走错路。电锯的声音还那么刺耳吗？——

她心里只有一点是确定的：“我已经告了。组织上会为我作主的……让他看一看我是不是敢……”

当晚在梦中有人向她走来，说是她的灵魂。定睛细看，那人和她小时候一样扎着两条粗辫子，长睫毛常常盖住深窝里含着笑意的大眼睛，鼓鼓的腮帮子上有两个小酒窝，可是身子却影影绰绰，飘忽不定。

她惊讶地说：“我已经长大成人，灵魂咋会还是个小孩呢？”

“这都要怪你的思想，你上了中学后思想就变硬，我被扎得浑身疼，在你的头脑里呆不住，只好跑出来。等到你不知觉时才

能进来吸收点生气，所以长不大，”孩子委曲得滴下眼泪。

她又问：“那你现在是来干吗？”

灵魂抿抿嘴，换上宿主的神气，眼睛也变得严肃而冷峻，像是已被突然换了一对。小姑娘郑重其事地说：“这事件我不能不说：你不应该去告他，不是敌我矛盾，就应该批评和帮助，不能……”

“对这种人你要怎么帮助？你看他那得意的样子，不叫组织上来敲警钟，他哪能听得进去？哼！得意忘形，完全是地道的流氓！”

“别骂了，他到底是你所爱的人。家里的事应该在家庭里解决，闹到公堂上去要留下祸根。你现在去讨回那三张纸还来得及，要不，你会后悔的！”

“胡说！小孩家懂个啥？我根本不爱他，像他那种卑鄙下流的人，呸！”

“其实你至今还在爱他，这我还不清楚吗？你以为不爱，那是受思想的欺骗。思想是害人的魔鬼，你别上它的当！”

“不，我的思想是好的，虽然有时动摇，但总能纠正过来。有了正确思想才能革命。”

“别信它！那要真是你的思想，怎么会不晓得你冷，你饿，你累，你在恋爱？那不是你的思想，那是魔鬼的思想，它就像病毒，使健康的细胞变性，消耗了你的营养，还放出毒素来攻击你。它套住你，再让你去套别人，就像疯狗咬了你，你就发疯，再去咬别人，叫他们也发疯——算了，思想的事，我现在无法跟你说清楚，你还是快去撤回告状吧！”小女孩的口气完全像大人。

她开始怀疑：这个小孩咋会花言巧语？莫非她是假冒的？阶级敌人要这种伎俩并不少见。这家伙想唆使我背离正确的思想，

还说什么革命思想是魔鬼。对！一定是白骨精！牛鬼蛇神最怕红宝书，她取出语录本扇过去。小女孩惊呼：“你这是想干什么？我是你的灵魂哪，你可别和魔鬼他们站到一起去啊！”

她看出小杂种害怕红宝书，便举起红宝书喝道：“滚开，我才不需要什么灵魂！”

一道金光射出，小妖精哭着抱头逃窜……

她醒来，想起梦里的情形，不禁好笑：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灵魂？嘿，这鬼丫头！

叫我撤回控告？甭想！说我还在爱他？造谣！

二

山间的年夜不如都市热闹喧腾，但却也别有情趣。刮了一下午霜风，天上的云气被扫得干干净净。满天的星斗看来是那么近，似乎爬上对面山顶就能摸到。门前泉水声格外清脆，叮叮咚咚如珠玑落玉盘。溪面上飘荡着白色的水汽，远处的峰峦和近处的山岚在繁星的微光下若隐若现，高处几户人家和低处几个村子亮着零零落落的灯光，和星空连成一片，人仿佛置身仙境，不知今夕是何年。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火药香，一家人围坐在箍上红纸的小瓦炉旁，听着户外的阵阵鞭炮和炉上鲫鱼焖豆腐的滚沸声，新年的气氛丝毫不逊于城里。

背运的人家多忌讳，去年死了弟弟，除夕过得冷清，今年就特别晦气，所以今晚全家怎么也要过得欢快些，以求个来年的好

运气。女儿到圩里买回金字春联，父亲特地交代别买单个“福”字，以免正贴倒贴人家都能找出茬来。他将红宝台重贴上一层红纸，又用红纸剪成小方块，贴在所有家具和缸瓮上。母亲将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当间那个被父亲视为宝贝的衣柜上上下下都精心地用抹布抹得像镜面那么光洁。地面上残存的破砖，哪怕是巴掌大一块，都擦得鲜红，填土的地方也清扫得黑亮，小屋子像是铺上教堂里的镶嵌地板。老妇人把门口收拾利落，又拿茶籽油抹了自己焦黄与灰白混杂的头发，把常被山风吹乱的头梳得油光发亮。于是平日屋里的沉闷和晦暗一扫而光。

红宝台上方的喇叭报导着全国的大好形势。这样，里里外外都是一派吉祥喜庆的景象。

年夜饭是照贫下中农的方式做成的，冷盘里的菠菜、芥菜、韭菜都不切段，整株在沸水中烫熟后再加盐，作为新年里解油荤、助消化的“长年菜”。热菜的作法更特别：将菜料配好放入陶罐，用泥封上口，再摆进炉膛，烧两顿饭后从炉灰里扒出，罐里的菜就烧好了。左边这碗是猪大肠焖酸菜，上边有一层黄绿色的油，下面的小块已分不清是大肠还是酸菜，反正既有大肠的鲜美，又有酸菜的清香，入口就化，又疗饥又开胃。右边那碗是烧什锦，里头有肉、蛋、糖、酱油、芥菜心、大蒜瓣和剔去骨头的巴浪鱼干，一打开盖子，房间里就洋溢着罐头的香味。桌上的热气使父亲的眼镜蒙上一层雾……

佳肴想必有提神作用，饭后父亲披上棉袄，但没随即坐到床上。母亲把菜收进篮中，挂到从梁吊下来的钩子上，但没去拿针线。她也没开始学习，三人都留在桌边，兴犹未尽。桌下的火笼^①里

^① 山里人编的小竹笼，里面套着个火盆，盆里装着可使木炭缓慢燃烧完全的稻壳灰。